

百家批註
足本大字

綱鑑易知錄



第八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網鑑易知錄 卷八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二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尋進爲太子。受內禪，紹興五年，年四十四歲而崩。○帝四十五載，與妒后俱亡。光宗真高世之罪人也。

禮：一旦仆地，大臣從橫，擁立嗣子，閉居五載，與妒后俱亡。光宗真高世之罪人也。

綱庚戌。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春正月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二月。殿

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議道學者。○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

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

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

根本深厚。咸平景德。

俱真宗年號。

之間。道臻皇極。

見卷七。

治保太利。

太和。陰陽會合中和之氣也。易乾卦彖傳。保合太和。

至

於慶歷嘉祐。

俱仁宗年號。

盛矣。不幸而壞。

怪。

於熙豐。

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

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

本朝學術
最爲近古

人幸而元祐

哲宗年號

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

俱哲宗年號

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崇

觀

學嘗大觀俱徽宗年號

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

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

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

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

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

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

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

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

憩息也。音契。

之所。帝下其章。讀

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

務

州今浙江金華府

進士王介

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爲

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

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國

雪間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九法。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昏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

劉光祖
風一掃

漢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凡古迄今。何嘗有掩閉。有謬妄詆毀之者。嘗謂陰陽變祿。蔽於頃刻。一遇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掩陰陽。倒施妄說。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風之一掃。不啻損於日星之明。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竊以爲文公頌。

併

見卷七

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

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

事。

辛亥

二年。金明昌二年。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

卒事而還。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

諱

三宮。

諱皇父帝并后也。

帝疑之。

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

太上合

給

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心術

也。恨

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

見卷七

所聘。嘉

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

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綬也。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

光宗不朝
壽皇
李后悍妬

合同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朝重華不果

○壬子三年。

金明昌三年

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帝自有疾。重華

溫清

見卷四

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

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居衣後裾號泣而諫者。帝開

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夏四月。以邱密崇爲四川

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玠吳玠後也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

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密往。密

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利州安撫使。見卷七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

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六月。以陳騤遼同知樞密院事。○騤疏三十條。如宮闈

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

吳家軍

陳騤疏告
切時病

帝始朝重
華宮

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十一月丙戌。日南至。冬至。兵部尙書羅點給事中尤袤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尙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詞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是歲諸路大水。

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

春三月。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騭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才氣超邁。喜談兵。

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

李宗

初。上中興

五論。不報。退居婺

見本

之永康。

今金華府永康縣

益力學著書。嘗

視錢塘。

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

也。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

在杭州府城西

耳。淳熙

孝宗

中。更

精

名同。詣闕

錢塘城可
灌

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

見卷

之所。壽皇赫然震動。召令上殿。將擢用

之。會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

之。

會覲聞而欲見焉。

亮恥之。踰垣而逃。

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

交沮之。待

之。

會覲聞而欲見焉。

亮恥之。踰垣而逃。

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

交沮之。待

之。

陳亮學推
王應

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用以博一官乎。卽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見卷四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體於分寸。以積累爲上。以涵養爲正。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雌。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閒。甯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旣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今江南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見本利州卷上安撫使吳玠卒。邱霅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詠代玠。六月。胡晉臣卒。見卷四。溫清。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見卷四。溫清。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

謝深甫勸
朝重華宮

陳傅良趣
進引帝裾

黨啓沃

商書說命篇啓乃心沃朕心注啓開也沃濯也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滋我心而厭厭也

剴切

彌縫緝

軫

密人無知者

秋

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

聽冬十一月始朝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

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

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

下帝感悟趣

足

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傅良趣

進引帝裾

見本

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之傅良痛哭於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

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等

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

朝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

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

內侍

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一

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十二月夏

主仁孝卒子純祐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

夏厚孔子
爲文宣帝

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以朱熹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葛邲罷。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

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金購

十二時中
莫欺自己
帝與后幸
玉津園

求遺書。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自壽皇不

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在杭州府城南兵部尙書羅點請先過重

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

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閒。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謗也

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

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

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見本雖有此心。何以自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

彭龜年伏
地扣額

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帝帝曰。素

羅引辛
毗事以謝

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池○墀墀
上地也曲

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

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

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

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見本五月。壽皇疾大漸。見卷五詔嘉王擴

問疾重華宮。見本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

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見本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

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甯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

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

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皮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
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丕怒。入內毗道引其裾。

丕乃從以謝。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

爲之感動。其半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國壽

皇崩。年六十八。趙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乃

留正伴仆
於庭

臨朝介地

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居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圖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圖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圖尙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於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議立皇太子監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圖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圖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圖屬視工部尙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籍而與左選郎官葉適。

趙汝愚請
立嘉王

汝愚擬太
后指揮

天子以安
社稷定國
家爲孝

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給門事韓侂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且云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去聲陳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禪祭。陳服祭也翌日甲子。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見卷二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

汝愚之力

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所爲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尙以諫不孝爲盟。當時金人若與問罪之師。則宋人棄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類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

留正復相

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爲樞密使。以陳騭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閣門事韓侂冑汝州防禦使。韓侂冑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乃加杲節鉞。但遷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冑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冑缺望。言於汝愚曰。侂冑所望不

餘誼識

憲宗首舉
侍御大儒

須尋天下
第一等人
彭龜年請
魯莊公不
能制其母

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圖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掌議論議。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慶元書宗新服。厥命

矣。綱目大書曰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無美辭。而美在其甲矣。圖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

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

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母桓公夫人文

秋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濰。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謂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馳于車。莊公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濰。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

侯于穀。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敵箭之詩以刺之。○濰。音洛。濰。音荷。敵箭詩。齊風篇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敵箭之詩。曰齊子

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

遂自知潭州。見本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見本朝禮尙缺。近習已有用事者。

卽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見本若使倖門一開。

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

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

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

行權不失
正之根本

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虞翻負罪引慝。言舜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罪惡也。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見本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力之中。不報。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紹興隆官。陳經筵官。數正得失。晚講官賜坐以請。內批罷左丞相留正。韓侂冑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見本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攢宮。攢。學宗。韓宮。不合。侂冑因閒諫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見本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冑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冑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冑終不懌。九月。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

辦事需論
其心

韓侂胄謀
去趙汝愚

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以京鏐湯簽書樞密院事。韓侂胄引以自助○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給門事劉彥編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錢，將恐不免嶺海寄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彥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彥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祝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

積誠意以
感動帝心

峨冠闊袖
殿前

罷登進候

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數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冑大怒。使倭人峨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閒開○乘空閑處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憫卿者艾。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貫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卽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謂敕也。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郛。日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旣去。侂冑益無所忌憚矣。雲間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待制文公之罷。以內批。要蓋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進侂冑。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當察雖處天位。要亦賴氏之驅役耳。

噫。寧宗國弱。而侂冑窮兇極惡如此。南宋之國祚。而召玉津之禍乎。

十一月。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